

》马语者

天生的公关意识

马尚龙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勾搭从来就不是好行为,尤其是一个女人,假如被人家背后点点戳戳很会勾搭,那就是骨头很轻,肯定不是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里出来的。新中国成立前的交际花,都是勾搭男人的高手,“文革”时候的“拉三”,也是靠勾搭好逸恶劳的;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胡晓阳陈小蒙流氓案,有女青年被逼的,也有女青年勾搭搭上的。倒是在历来生活中,善于勾搭的人,一定是神通广大路路通,在市场供应紧缺时代,一个善于开后门的人,肯定也是善于勾搭的人。一见面就升温,人家握握手,他已经是和人家“勾肩搭背”了,人们习惯称喜欢勾搭的人“民间外交家”——勾搭在生活作风中是轻浮,在生活中是活络。直至开放、市场经济年代,凡是会开公司做生意的,一定也是会勾搭的,勾搭不存,生意焉附,当然现在不叫勾搭,而是说具有公关意识。四海之内皆兄弟,其实这些兄弟都是勾搭来的,而后这些兄弟就是自己职场和社会生活的人脉资源。可以这么说,虽然字典上还是将勾搭定性为贬义,在实际生活中,勾搭已经趋向中性。

事实上,“勾”是某一类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,并不是想勾人家就勾得牢人家的。可以佐证的是“勾”这个字。“勾”原来就是“句”,是弯曲的意思,是一个圆弧,好像是弯弯的月亮。如果一个人性格上也像是弯弯的月亮,没有咄咄逼人的攻击性,反而是平添几分妩媚;它是迷人的,被迷人的妩媚掩饰着的是月

亮的两个弯,这不是温柔的一刀,而是迷人的一勾。“勾”就是某一类人的天性,比起“钩”来,“钩”是带着暗器主动出击,“勾”更像是媚态,让人情不自禁——人总是去赏花,而不是花来抓人的,这就是为什么“勾引”不能写作“钩引”的道理。

最具有社交职场全局意识的是“搭”。每个人都有过搭积木的记忆,将搭积木延伸到社交职场,善于搭积木的人,一定是如鱼得水的人。搭积木的核心,不在于积木,而是在于搭,善于搭,意味着明白积木与积木的关系,平衡和稳定的关系,也包括色彩的关系,更重要的是自己“搭”的水平。一个人的搭,总是从搭话开始,也叫做搭讪,和素不相识的人照样可以说得投机,这在以前,实在是一个被人看不大起的行为,居住在七十二家房客乃至棚户区的人最善于搭讪,瞎七搭八的朋友一大帮。“搭”是提手旁,算得上是行为艺术,一出手总是有自己的企图,总是要通过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,搭车,搭伙,搭腔……

勾搭可以是一个人具有勾和搭两种潜质,这还大体无妨;倒是如果有两个人,一个人有“勾”的媚态,一个人有“搭”的本事,此时的“搭”类似于搭脉,是试探,是联手,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勾搭,如果两个人还有了男女苟且的事情,暗送秋波就是两双眼睛的搭脉,搭上了,叫做勾搭成奸,这时候的“勾搭”就是不折不扣的“引诱或串通做不正当的事”。

》随园曼舞

行走在夏的边缘

张园勤



出。偶有孩童溺毙的噩耗,却抵不过今天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头条……

有卖冰棍的啪啪地拍着木头箱子走进,便偷了墙角的酒瓶换成硬币去换奶油棒冰,会出神望着那扭动的白气,以极为饱满的情绪重重地舔上一下,冲击着周围一圈观望的孩子。你能从远处的飘来的炊烟中听见那些孩童啼哭的声音,那木头箱子的生意便总是照顾着每一个被爱着的孩子。

每天都是相同的期盼,彩虹会淡入每个不需要太多物质灵魂的视野,构筑着那个时代的记忆。

时间是张把人往前拖的网,网住了你,也网住了整个世界。发现井台边的那个中年男子的背影开始佝偻,那砍柴的老妇没了踪迹,那一两蚯蚓被封死在厚厚的柏油下,而我,却牵着蹒跚学步的幼儿,眺望着那渐行渐远的清凉少年……

而夏终究让人热得不知所措,二十年前,她是一条看得到的尽头,一路繁花似锦地走来,从被台风吹蓝了的天到绮丽无比的彩虹。二十年后,她是一轮转不完的圈,走投无路的烈日下行走的人们再也没有那傍晚那场大雨的期盼。

很少有人喜欢夏天,这极富个性的季节如同一个不易亲近的暴烈成行的鲁莽少年,但凡欢喜的,也定在某些方面志同道合。上海的春天已经消失多年了,秋天或许也将不复存在。

那么,将那些关于热的记忆植入冬天的湖底,慢慢酝酿,或许能变出些许凉爽的温情。

》心上人间

“吻火”的婆婆

郜菲

“吻火”,听起来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词。它来源于民国作家梁遇春的一篇文章,为纪念徐志摩所作。文中说道:“有一天晚上,徐志摩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火的纸烟取火,他说:kissing the fire(吻火)。这句话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。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,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。隔江观火,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,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,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,结果上了个大当。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活活虎般的烈火,火光一照,化腐臭为神奇,遍地开满了春花。”

“吻火”的诗人于世,真是一种诗意的存在。然而,看到这里,我却想到了我的婆婆——一个平凡的人,但她于生活,亦有着这种浓烈的态度。

在中国,但凡传统一点的女性,花开一季,到了六十岁的年龄,早已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了。唯独婆婆,始终是一株独自开放的花,保持着极得体的自我,傲然站立着,既不去抢春光,却也丝毫没有零落的意思。

婆婆是一个美丽的女人,曾经与现在都是,她亦始终是自信的。作为一位普通的教师,她对于自己的形象,几十年如一日地参照电影明星的标准,从服装到化妆再到举止,在中学教师这个朴实无华的群落里,格格不入又兀自惊艳着。因此,她会因为一个不称心的发型而郁郁良久,也会因为在两件衣服之间难以抉择,而连续一周每天在恒隆广场徘徊纠结。这一树繁花本就是绚烂给人看的,故不论观众是谁,亦欣然洒脱,享受着一切赞美和嫉妒。并且,陪伴这份自信的,是她不变的天真和单纯。对待一切问题,她有着自己的逻辑。

例如,在学校,年界退休的教师都期待被续聘,人人低调行事,生怕稍稍不慎便被挤了名额。唯她阳光果敢,所到之处,连学校操场的每一株青草都早早了解她的心声。听老公说,婆婆年轻时还曾经主动跑去电影制片厂找张艺谋,可惜张导演婉言浇灭了她的明星梦。难得的是,这份自信没有因梦想的破灭、风霜的侵蚀而熄灭,反而独立于年龄与时代之上,静静地与光阴共舞。

在梁遇春的笔下,徐志摩有一双银灰色的眸子,“其实他的眸子当然不是银灰色的,可是我每次看见他那种惊奇的眼神,好像正在猜人生的谜,又好像正在一页一页揭开宇宙的神秘,我就觉得他的眼睛真带了一些银灰色”。仔细观察婆婆的眼睛,我也发现有一丝这样的惊奇在闪烁,在她眼里,仿佛万物都包含着无限风致。不论人世的悲欢,自然的风景,哪怕日常的琐事,都成了她的兴致所在,她有着许许多多的愿望,并且正为各种愿望努力着。她会花几万元参加华尔街英语课程,只为去美国旅游时可以自如地与当地人交流;她开始学习钢琴,只为弥补儿时没有完成的遗憾;她还在写一部自传,尽管没有名人的光辉岁月,也没有付诸出版的野心。她经常说“没做过的事,我都要做一次”。

周末见到婆婆时,她正在练习钢琴,并不熟练的指间缓缓流出一曲《野花》,那琴音虽然青涩,却有一种自爱自持的天真与忘我,触动人心。“kissing the fire”是一种介于生活与诗之间的态度。婆婆不是诗人,却有着殊异姿采,她吻着人生的火,不慌不疑,走在流转的岁月间,永远花开自在。

》何以倾城

产罢问君三语

叶倾城

我只记得我问了两个问题。

我整个孕期被“胎儿偏小、羊水偏少”这八个字困扰着,中期之后他们索性给我下了“胎儿宫内发育受限”的诊断。我住过三次院,每次产检数字都是垂梦;我翻阅过无数网页,对“小头畸形”“纸样儿”之类冷门少见词汇都熟之甚详。我成天在问“怎么办”:如果孩子生下来很小怎么办?如果孩子真的……怎么办?我妈说:你可以写一本书,叫《十万个怎么办》。

我没到预产期就上了手术台——医生的想法:“还是拿出来好。隔肚子猜谜不是个办法。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,就这么意思。我心不在焉签了一堆风险知情书,内容一字不看,我只关注一件事:我孩子,没问题吧?

我听见裁纸一样细而轻的“啾啾”声,是他们拉开了我的身体;感受到挤压,听见“吱呱、吱呱”的水声;然后:“哇”——婴儿的哭声并不嘹亮。医生大声说:“丫头片子。”我赶紧问:“她多重?”

医生答:“急什么,又不是在秤上出生的。”我的身体静止,我的耳朵跟随一切动静。医生走来走去在处理,报体重:“2530。”正常新生儿的体重在2500-4000克之间,她,以微弱的差别让自己跻身标准范围。报分:“10分。”过一会儿又是:“10分。”我知道这是婴儿阿氏评分,分别在1分钟和5分钟测量,10分是满分。我以“妇产科网络大学自修毕业生”的水准判断:我的孩子,健康正常。

肚子上还在起伏起伏——痛觉果然与触觉是分开的。我听见医生在聊天,再没别的声音了。再侧耳听听,确实没有别的声音。我

到底捺捺不住:“医生,她怎么不哭了?”

几个医生都笑了:“老哭那不是有毛病呀。”

可是我妈说:我还问了第三个问题。我快中午进的手术室,她在医院餐厅,一边等,一边吃完食不下咽的一餐。喇叭里不时传出:“某某的家属去某处看小孩。”隔一会儿又叫一个家属。终于叫出我的名字:“某某某的家属请去九楼。”——没说“看小孩。”我妈立时心慌脚软,脑子也不知道想什么了,晕晕地下楼。

到产房门口,我正平躺着被推出来,小婴儿在我身边。我满脸涨得通红,也不知是缺氧还是麻醉作用,一看到她,就急忙问:“妈,帮我看看她漂不漂亮?”显然是我抬不起身,看不到孩子。

我妈急急看一眼,告诉我:“漂亮,漂亮。”我长出一口气,仿佛一腔沸腾的血渐渐退温,溢出满头汗,脸不那么红了:“那我放心了……她眉清目秀,我就放心了。”过了好几年,我听到她说这一段,目瞪口呆。不仅是因为不记得,而是……这问题是不是太幼稚?

所有的文章都反反复复说:年轻的爸爸妈妈们,其实只关心孩子健不健康,顶多关注“眉毛像你,眼睛像我。”什么美丑高矮大小,全是浮云。

容我承认:关于我的女儿,我对世界只有非常微小的祈求:健康,再来一个还是健康。但,如果世界仍有余力,能不能麻烦让她漂亮一点点?我只希望“眉清目秀”,真的。

我如此,世间母亲——至少生了女儿那一半,也都如此。世界,你就应允了吧?